

巩高峰

父亲的黑鱼



父亲的黑鱼

巩高峰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父亲的黑鱼 / 巩高峰著. —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
2017.11
ISBN 978-7-5133-2872-2

I. ①父… II. ①巩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5393号

父亲的黑鱼

巩高峰 著

责任编辑 汪欣

特邀编辑 翟明明 贺静

责任印制 史广宜

装帧设计 韩笑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
出版人 谢刚

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8.75

字数 160千字

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

印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133-2872-2

定价 45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目 录

1	阳光多少钱一平米
27	家丑
53	睁大眼睛睡觉
77	匍匐前进
97	你掐我一下
115	对不起，只拼车



143	谁的手
169	姊妹花
187	2008
217	老巢
235	燃烧
253	父亲的黑鱼



阳光多少钱一平米



1

七年。上帝啊，我已经在城市里待了七年。

我得感谢上帝。是他，和伟大的时间一起，满面慈祥地合起伙来，终于在昨天晚上把我存折里的那个数字变成了六位数。先别笑，也许这个数字在你眼里不过就是一块砖头，可你要知道，这是我的梦想。

每一个梦想都有尊严，麻烦你忍住嘲笑，让我有尊严地讲述我的梦想。

我曾经不止一次梦想过自己的未来，那简直是一座高楼大厦。而我的高楼大厦，就建立在你眼里的这一块砖头上。是的，我也曾经和很多人一样野心勃勃过，我的高楼大厦，就是当初最实际最形象的梦想。我坚定地以为，只要我有了一个六位数的存折，它就会成为我财富帝国的基石，成为我资产的“1”后面不断添加着的那些“0”。

一点也不骗你，我知道成功的最基本要素就是诚信，只要

你尊重我，我就保证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真实的，甚至是真诚的。

七年前，在我那本厚厚的通往成功的计划书里，六位数其实只是第一页，不过是我成功的序曲，是我高楼大厦的第一个阶梯罢了。我知道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所以必须有一，有一，才能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但是，我没想到我的这个“一”来得那么晚，竟然需要七年。一个简单的“一”，一个不过是我将来辉煌的垫脚石的“一”，竟然生生花费了我七年光阴。这七年里，那个从0开始的数字一直在我存折的格子间艰难而迂回地攀爬着。在它缓慢又迟疑的增长过程中，时间把七年的年轮都刻在了我的表情、皮肤、毛发、血液、内脏和骨骼里，而且痕迹无处不在。

好在，它们并没有在我脸上留下多少烙印，这一点侥幸让我还能顶着年轻人的头衔，整日在地下的地铁车厢和地上的钢筋水泥里朝气蓬勃地奔波。但是，七年显然消耗了我太多，无论内外，我都像一块新布，在时间的流水里左右沉浮，上下穿梭，时间、耐心、憧憬和梦想，跟随着逐渐把我褪了色，薄了身体，旧了年纪。当初，我和那么多人一起意气风发，齐步走、一二一。我们说好的，失败不怕，因为成功就是失败这个合订本的封面，我们发誓一定要登上封面的。

很惭愧，七年来尽管我挣扎了又挣扎，但刚过了梦想之路的扉页和序言，我就开始慢慢背叛梦想。首先我放慢了节奏，掉了队，于是我的高楼大厦先是缩小到几间铺子，继而堕落为开个小店。再后来，我甚至想过去街上摆个小摊。那会儿我还

劝自己，这有什么呢，从零开始嘛，我的那些财富偶像几乎都是从负数开始起步的呢。

但是七年过去，最后我把自己劝得什么都没有了——我让挫折和平庸磨平了自己的棱角，让啤酒和游戏埋没着自己的野心，让女朋友的牢骚打发着自己的生活。于是，梦想变得比当初离我更远，看起来我简直是在退步了。

是的，未来虽然仍旧可以清晰地写下来，不过只能贴在墙上或挂在眼前，望梅止渴罢了。我的梦想已经退化到只想有一个小房子，一个安身立命的小家，就这，还是女朋友把分手这把刀架在脖子上，我才保留下来的。

你也看出来了，在生活的大潮中，我沉下去了，而且是自甘下沉，放任坠落。这时再谈我的梦想，我没有脸对任何人张嘴，因为梦想已经苍白得就像我肩上那个电脑包，四角磨得发白，中间则油腻腻地呈现着我稍微发福的屁股形凹痕。

其实，我兜里的那部手机似乎更能概括我的七年——七年前它是市面上最轻薄小巧、光芒四射的新品，为此我拿出攒了一年的虚荣和咬牙切齿的决心，郑重地把它请进兜里，只为了出去奔波时不觉得丢脸。七年后，它已经沉重得可以作为凶器了。但是凭良心说，改变的不是它，也不是我。虽然它墨守成规，但一直老老实实在地跟着我，尽心尽力，中规中矩，从来不怠工不偷懒。它虽然没进步，但也没退步，甚至连脾气都很少发。我呢，我已经抛弃了所有跟青涩有关的小毛病，比如冲动、野心、

善良、勤奋。不过我一直都不知道，这算是进步还是退步呢？

当然，我在丢掉一些东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得到了一些东西，比如油滑、沧桑和冷漠，尽管我没想要，但我还是和它们合为一体无法分离了。

这真让人沮丧。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不能要求所有人梦想里的高楼大厦都能纤毫毕现地原样实现，这个世界是很公平，但是公平绝不是每个人都能梦想成真。如果结局真的变成那样，世界就乱套了，上帝是要崩溃的，因为这个世界盛放不了那么多奇迹。

2

好在我并不孤单，因为有个倒霉蛋一直陪着我，一路曲折坎坷蜿蜒缓慢，他也没抛弃我。别误会，他不是女人，他叫葛力，一个七年来不离不弃地和我合租一屋的同行者。

这个家伙甚至比我还不幸，因为他有个多病的老爸，一犯病就从他存折上往下扒数字。这也就罢了，葛力用对自己更严苛的要求，七年努力下来，竟然还勉强能跟上我。

不过，就在前不久，他存折上的数字和我的还不相上下的时候，他女朋友走了，是再不会回来的那种走。走了也就算了，葛力是个聪明帅气的小伙子，我从来不担心他会打光棍，他当然也有这个自信。关键是葛力的女朋友走的时候把他存折里的

钱带走了一多半，在葛力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她先斩后奏了，甚至提前解释了自己的行为，答案很俗气，青春损失费。

她真是幽默得可以，她拿了葛力的青春损失费，那谁补偿给葛力青春损失费呢？

郁闷黯淡了一阵子之后，葛力渐渐恢复了生机。他说他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沉沦下去了，七年来为了一个房子，捂紧钱包精打细算，能走路就不坐公交能坐公交就不坐地铁能坐地铁就不打车。从春到秋从冬到夏从二〇〇六年到二〇一三年。二〇一二年时，我们的存款都还凑合能够交上一居室的首付，本想再等几年，攒出个两居呢，房价却像范进中了举，兴奋得一路绝尘而去。如果现在再想去实现那个家的梦想，就只能在同样的地段买个卫生间，把吃喝拉撒睡都盛放在那里。

所以有一天葛力喝了两瓶啤酒之后，两眼放光地跟我说，他要改变策略了。他现在不想要什么家了，女朋友都没了，要什么家呢？我刚想好一套话准备安慰葛力，他却摆摆手，接着说，他只想让钱生钱。简单说，就是理财——我终于明白了葛力的意思，他是想让他那只剩下一小半的存款帮他赚钱，就像鸡生蛋，蛋生鸡，子子孙孙无穷匮也。

但是葛力小菜一碟的轻松表情让我有点恍惚，难道理财这么神奇？似乎葛力把钱放到哪里孵化孵化，梦想的标准就能上一个台阶了。

作为兄弟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因为葛力明显是想钱

想疯了。

不过我知道，葛力也是没有办法，丢一个女朋友就丢一多半存款，这事换谁还不得受点儿刺激？葛力恢复得已经算是够快的了，一般人碰上这事没准还寻死觅活的呢，就算再怎么坚强不也得颓废一阵子？而人家葛力呢，不仅很快想开了，而且还知耻而后勇，居然雄心勃勃地要把手里剩下的钱盘活，发展。

看起来葛力并不是一时冲动，因为他说要改变策略的第二天，就把剩下的存款取了出来。他已经计划好了，这些钱一半买股票短线操作，一半定投基金放长线等大鱼。

这就是说，如果我买房子的话，那么不久的将来在我每个月往银行交付按揭时，葛力会同步地从他的账户上划拨定投基金的钱。面对我略带同情的质疑，葛力显然有点儿虚火上升，直冲我嚷嚷，说房市是火，但是它已经到顶了！再说了，再火它能赶得上股市吗？炒股，一进一出就能来钱，这点儿时间炒房的话，还不够办个证交个税的。

以前在我俩的嘴里，房子的代称是家。现在我还能在葛力的面前提家字吗？算了，就遂他的情绪，把安家叫炒房吧，反正本质都是一样的，再说赚钱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你说是不是。

3

在那个普通的早晨来临的时候，我从短暂的睡眠里惊乍地

睁开眼睛，一切都没变。

我第一眼看到的还是屋顶墙角处的那丛蜘蛛网，它已经陪我在这个屋子里住了两年了。这是我租得最久的一个房子，所以连蜘蛛网都让我觉得亲切。这不奇怪，为了让存折里的数字尽可能快地增长，我和葛力还没租过向阳的房子呢，老是找朝北的。当然，暗是暗了点儿，潮湿是潮湿了点儿，但是租金便宜啊，再说了，今天的阴暗不是为了明天的亮堂吗？今天的潮湿不是为了明天的舒适吗？

你说说，谁还不得为目的付出点儿代价才能得到收获呢，否则你能知道什么叫苦尽甘来？什么叫前面栽树后面乘凉？

就好比这蜘蛛网吧，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把它扫下来。这有什么关系，又不是我自己的房子，我抱怨它什么，嫌弃它什么，无聊的时候还多个伴儿呢。

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的女朋友任我怎么使花招，仍处变不惊，谈恋爱可以，亲热可以，偶尔共度良宵也可以，但就是不肯搬来住。她说了，如果有一天我能让她住上咱们自己的房子，哪怕我把屋里糟蹋成猪圈，她也乐意住，乐意收拾。

这我就没办法了，我只有她指的这条路可走。

就是这天早晨，我忽然对那只蜘蛛和它的网厌倦了。即使是漂亮能干的女朋友我都厌倦过，何况是一只只会织网，还乌黑丑陋的蜘蛛。一只蜘蛛能怎么样呢，毕生靠的是织网的本领，借的还是人家的一个懒得打扫的墙角或屋檐。

当然，我厌倦的情绪来自于存折的底气。因为就在昨天，我的存款加上女朋友的，已经越过我们的心理底线了。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考虑选择地段，抽空去看房啦。

想想看，用不了太久，我就有一个叫家的地方了。我知道，这个家肯定很小，可是在那里，我可以消除一直以来的不安全感，让油滑慢慢在温柔乡里软化褪去，让沧桑在温暖的安乐窝里颐养天年。那会儿还有焦躁吗，焦躁是什么东西？

是的，我当然更喜欢干净整洁没有蜘蛛网的房间，我还想让女朋友变成老婆，整天柔眉顺眼辛勤持家。不过，我最想要的却是拥有温暖明媚的阳光——我已经好几年没好好享受过它了。阳光是黄色的朝阳还是午后的白色骄阳都不重要，属于我的就行。那么，想长期而独断地专有阳光，我就得有一个房子，它当然要朝南，这样才能每天打开窗户，固定接收阳光普照。阳光是不要钱的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养它一辈子都行，不交按揭不付利息不担风险……

我终于忍受不了我在被窝里描绘的明天，我从来没发现过我的想象会有那么大的煽动性，于是我“啊”的一声掀开被子——昨天晚上我已经把好消息告诉女朋友了，说好的，今天她要来给我惊喜，然后趁着周末去看房。

也就是说，我要买——房——啦！

睡在隔壁的葛力毫无意外地被我的“啊”吵醒了，因为我们俩之间的那堵墙本来就是后加上去的，不过就是两层水泥板

夹一道空气。所以葛力不敢蹬墙，只翻了个身，于是“叮咚”一声，我手机响了。摁开一看，六个字的微信：你发什么神经！

我赶紧捂住嘴，好像还能亡羊补牢似的。虽然是兄弟，但我并不想刺激他。因为葛力祸不单行，他久病缠身的爸爸又一次病危了。这次看来更严重，因为葛力妈让葛力必须马上回家。睡完这一觉，葛力就得赶中午的火车回去，争取能见上他爸最后一面。于是，葛力那个来钱快速又轻松时尚的理财计划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

这种梦想的夭折，远比失去女朋友更让他痛苦，所以他这两天一直情绪不好。因为葛力在见上他爸最后一面之后，医院的账单他是跑不掉要付的，还有丧事的费用呢，他父母可就他这么一个儿子。

4

一直到周一的早晨，我才有力气有心思关心一下葛力。

葛力到家那天就给我发过微信，说是见了最后一面，他爸才闭眼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……不好意思，我刚看到这里就睡着了。所以周一早晨，我脸没洗牙没刷，醒来看了手机就给他回复，最快的是语音，所以，客气的嘘寒问暖也是必要的。毕竟兄弟，而且他屋漏偏逢连阴雨。

地铁里的信号总是时断时续，往往我在这一站发的信息，

下一站才能收到葛力的回复。好在葛力的心情看起来似乎并不是特别糟糕，他爸反反复复的病情，早把他锻炼得不会悲痛了。他平静地跟我一来一回地聊，拿久病床前无孝子来调侃自己。的确，葛力能做的都做过了，他爸的走其实解脱的意义更大。再说了，我兄弟葛力一直就这么正经不起来……不，一直这么坚强乐观。

葛力说他在守灵。这个平日里急匆匆赶着上班的时间，他却披麻戴孝一个人在跪着。相对于我节哀顺变的劝慰，葛力似乎对我这两天的看房经历更感兴趣。我笑了，如果要我用嘴说的话，这个周末的遭遇我能就着三瓶啤酒给葛力说一晚上。但犹豫了再三，我还是把看房的感受简单地浓缩成三条信息发给了他：

“颐和家园”是“不朽的传承”，但千万别看成是颐和园；罗马假日、香格里拉·家天下、格林威治、新家坡美树馆说的不是豪华别墅，而是刚起地基的期房，小户型为主。

“距市区仅二十分钟车程”是汽车时速六十公里，且不堵车、不停车、车不坏又没有红绿灯的状态下。小区周围设有银行、医院、幼儿园等配套设施，说的是五到十年后可能会有。

看到“卵巢寻找‘精子’！”的字样不要以为到了医院，“卵巢”是号称创业园小区的自诩，买了，你就是“精英分子”，简称精子……